

(上接第 B7 版)

如在画椰树时,他尽力表现树干和枝叶的线性感觉。尤其是树干,几乎是自下而上一挥而就,这种减笔的造型方法显然源自于中国画的写意传统。而树干间的纵横组合,无疑,更充实和丰富了画面的“形式之美”。这也表明,吴先生虽然强调形式美的独立性,但他并非极端地排斥具体形象的存在。故他在写生时,从不被动地就景入画,而是在主动发现和捕捉景物情调的基础上精心组织画面并突出美感的表达。

当然,这种组织和表达必须通过具体的技巧来实现的。因此,在《椰林与牛》中,他在运用“形式美”的原理对树干形态进行有组织的聚散,又根据椰树的特征,利用油画排笔的性能,以笔触塑造出树干的柔韧和椰叶的结构及质感,特别是用笔竿或调色刀在颜色上刮出景物的轮廓,这是他晚年作油画时常用的一种方法。

我特别注意到,这种方法在同一批写生中的《香茅加工厂》里运用得更明显。组织形态属于中国画的传统,而用笔造型则是油画材料的表现特性,这应该是源于梵高的笔法。

而吴先生在画近处几棵椰树的叶片时,似乎也有意识地用笔触强调以叶根为圆心的环绕感,使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个风车,不仅很生动地表现出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情境,更让人在观赏的时候,仿佛听到了沙沙流拂的海风。吴先生是否听到过梵高的呼吸?不得而知,但面对《椰林与牛》,我确实感受到了吴先生的呼吸。

糅合东西绘画的特点

曾有评论说,在中国,践行“油画民族化”的画家并不少,但真正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却不多。吴先生的成就就是在保持油画本身表现力的前提下创作了一批有中国风味的油画。

的确,在《椰林与牛》中,除了画面的构成体现了“中西方艺术精华的杂交”外,色彩的表现也糅合了中西绘画的特点。例如整个中景都是色调深重的中绿和蓝绿,不惟显出热带林荫的郁郁葱葱,更弥漫着一股湿润清爽的潮气。而靠下端深邃处的墨绿,简直就近乎于黑色,使人有深不见底的幽密感。

吴先生认为:“在绘画中如何发挥黑的能量,最见画家的功力,中外古今都一样。”故他特别喜欢黑色,“永远在探索黑的潜力。”尤其是“探索墨彩与油彩间相辅相成之嫁接,”而从《椰林与牛》中的这团黑色,我们可以看到他探究“用油彩写生,力求水墨韵味”的思路。

喜画风景的人都有体会,一幅好的风景,它的画面一般既有鳞次栉比,参差错落的层次感,又具虚实相生,统一和谐的整体性。要辩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并非易事,看似简洁单纯,实则精心之极。

吴先生在法国留学时曾对绘画“量感美”和“组织结构美”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无疑,在《椰林与牛》中,我们能够觉察到他的这种研究和追求,只是在具体表现时,他借用了东方艺术的形式语言,即通过线、色所构成的团块来体现量感,利用平光、反透视及平面造型所组织的线结构来表现空间。其内在的精密与表面的随意刚柔结合,恰到好处,既有传统绘画的现场感又具现代艺术的意象性,当然,也使得这幅画成为了他艺术探索及风格形成的过程中一个具有变革意义的节点。

我觉得,当年吴先生在海南画的这批写生,并不完全像他说的那样,是旅行的“游记”,实际上他每一幅写生都是一次认真的求索,都倾注了全部的真情,也都表现了心底的美感。因为,他是带着理想有备而来的,这个理想早在法国时他就已经确立了。

宝岛风光人文皆入画

通过《海南岛风光》,我们看到,满怀激情的吴先生当时不仅用油彩来画出心中的宝岛风光,还用水彩记录了眼中的海南人文,诸如《义务劳动》、《看戏去》、《假日》、《渡口》等。

我更喜欢吴先生的水彩画,尽管这些水彩多是速写,但别开生面,给我的感觉更显大师气派:生动、潇洒,揉合了油画的艳丽和水墨的氤氲,从材料到方法可以说是真正的“结合中西方艺术精华的杂交新品种。”

总之,不论吴先生如何评述他当年的海南之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海南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以至于他后来还不断以当年的写生为素材创作了好些作品,如水彩《海南风景》(1963 年)、油画《海南小景》(1993 年)等。

2001 年 11 月,80 高龄的吴先生曾再次来到海南,耐人寻味的是,他在自撰的“吴冠中年表”上写的是:“访问海南省。”嘿嘿,“访问”而非“写生”,这其中肯定大有玄机。

我知道,吴先生是很重视写生的,他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外出写生时也从不带照相机,即使年逾九十,但有机会他仍到户外对景写生。

当年他曾告诫海南的画家“不要去刻意模仿什么大师,大自然就是最权威的大师。”而今,针对目前许多画家好摹照片而废弃写生的情况,他语重心长地劝道:“我希望绘画工作者仍用大量功夫写生,只有身处大自然中,才能发生千变万化的错觉,面对已定型的照片,感受已很少回旋余地。”因此,他晚年再到海南,目的仍是写生。

但为何要刻意强调是“访问”而不直言“写生”呢?

我猜想,或许在吴先生心里,选矿似的“采形”和炼钢般的“写生”一定是有差别的,前者是“景就我画”,后者是“我就景画”。试看他这次“访问”所得的水墨画《海南人家》、《海南岛上打鱼船》以及从海南渔港“炼”出《船帆》系列,我感觉,和四十年前的写生相较,真情依旧,手法更新。星移斗转四十年,在时空交错变幻的历史情境中,纵观吴冠中的变法之道,其创新的路数非但没有黯淡,反而愈加醒目而独特。

显然,对晚年的吴先生说,挖掘“杂交新品种”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他更注重的是个性、情绪的张扬和传达。故虽是写生,然晚年的吴先生已经脱离了早年的触景生情之道,而转身进入了一个借题发挥之境,即注重写生中自我之真情,使景缘情生辉,笔由情精练,色因情单纯,画以情动人。

(本文所引文引自吴冠中的文章)



海南人家(二〇〇一年)

在海南写生

吴冠中

1960 年暑假。我要自费去海南岛作画,妻有难色,因家中经济实在困难。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波提切利,寄上海某出版社,一直等稿费,想用这稿费去海南岛,但却退稿了。假期不可失,我还是去了海南岛。

到兴隆农场招待所,所里一看我的介绍信是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便安排我住最高级的房间,我一看那些讲究的沙发衣柜之类,怎能住得起,便说我作油画,油色会弄脏房间,只需住职工宿舍,最后总算住入上、下双人铺的房间,每天几角钱,住一月也不担忧。

我钻进椰子林作画,其热无比,连油色的锡管都烫手。忘了在何处,林中小虫特多,咬得紧,穿着长裤、长袖衬衣,且将袖口和衣领都包得严严实实,但回到旅店才知满身都是红块块,奇痒难忍,店主颇可怜我,说:诶!诶!我听不懂广东话,她用笔写,原来是蚊。

我的写生架是从法国带回的五十年代

的木质制品,多功能,极方便,其中两个铜钩长二寸余,缺一不可,我对画架上的任何零件倍加注意,像战士爱护自己的枪。但有一天晚上解开画架与作品时,却发现丢失了一个铜钩,这对我几乎是五雷轰顶,因从此无法工作。一夜难眠,翌晨顺着昨天作画后的路线一路仔细寻找,在一望无际的青绿大海中捞针,或只是抚痛的招魂。感动了苍天,那铜钩上染有红色,万绿丛中一点红,居然给我找回了这远比珠宝珍贵的铜钩,我捧起染着颜料和朝露的铜钩吻了又吻。

这样辛苦月余作来的画自然很珍惜,但广东返北京的火车很挤,虽是起站,什物架上早已堆得满满的,我有一包画是用隔离钉隔开的,中空,压不得,无可奈何,只好安置在我自己的座位上,我自己站着,也许中途有人下车会有空位,然而竟没有,站到北京,双腿肿了,作品平安到家。

(节选自 2004 年 5 月 21 日《文汇报》发表的《吴冠中:在海南、西藏写生》一文)



垦荒(一九六〇年)

旅琼艺术家王昌楷：

吴冠中老师是“要艺术,不要命”的艺术家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6 月 25 日,中国当代绘画大师吴冠中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旅琼艺术家、油画家王昌楷悲痛万分。作为当年北京艺术学院吴冠中油画室的学生,王昌楷感念老师授业解惑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吴先生手中放风筝的线不会断,民族画,现代画的‘彩凤’,会在全球翱翔。”

1960 年,王昌楷升入北京艺术学院本科,受教于吴冠中工作室专习油画。吴冠中独特的艺术思想,对王昌楷的艺术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读书时,画室有 11 位同学,我当时年纪还小,对老师讲的一些课不能完全理解,只是死记硬背,囫圇吞枣。然而,吴先生对学生艺术道路,艺术思维的培养,是老师留给我们的艺术舍利子,令我终生受益。”王昌楷深受吴冠中艺术精神的影响,老师教会他,搞艺术要先学会做人,艺术讲究真诚,一定不能掺假。只有真才是善,有了善才会产生美。

1950 年,吴冠中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北师大等校任教,随后参与筹建北京艺术学院,继而在该校任教。王昌楷看来,吴冠中在北京艺术学院工作的 8 年,是老师实施报负,理想,较为顺意的一段时光。

当时的吴冠中工作室,在学校保持着鲜明的风格。吴冠中在课堂上讲欧洲现代美术理论,讲他对中西美术的理解。王昌楷回忆,“当时吴老师讲课,画室的门是要关上的。在我们上学的那个时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吴老师讲西方的美术理论,这在当时是冒一定政治风险的。”

经师易寻,人师难求。对于吴冠中的为师之道,王昌楷深有感触,“吴老师内心的责任感非常强,当时学校教授级的老师,布置一个作业,多是在摆模特时,讲一下教学目的,对学生的要求等,一般隔一两天来一次,基本上都是学生自己画。然而,吴先生却每天都到画室指导学生,还时常带来一些欧洲的画册,夹在衣服里,偷偷给学生看,增强长大家的见识。”

吴冠中不仅学问做得认真,还非常勤奋。王昌楷告诉记者,“得知吴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当时整个脑子就懵了,第一感觉,吴先生太累了,几十年,谁劝也劝不通,他总是紧张忙碌。吴老师是一位要艺术,不要命的艺术家。他第一次到海南,是在 1960 年的暑期自费来的,利用假期不休息来写生。写生结束,吴老师从广州坐火车回北京,一路上车厢内拥挤不堪,他却让画‘坐着’,自己连续 3 天 3 夜,站回了北京。”

天地彩色笔底浓,身家性命画图中。王昌楷回忆:“老师是将生命融入到自己的艺术事业中。出去画画,如果条件不好,他能半个月顿顿吃方便面充饥。真正画起画来,不吃不喝,全神投入,无比虔诚。”

斯人已逝,雷声已远。再也无法与恩师相见,王昌楷无比悲痛:“吴先生一生为艺术而奋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艺术财富。他敢于打破常规,勇于挑战,毕生致力于推进油画民族化与中国画现代化,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本版图片来源本报资料库)